

西崑酬唱集注

〔末〕楊億編



〔宋〕楊億 編

王仲舉 注

西崑酬唱集注

中華書局

**西崑酬唱集注**

[宋] 楊 億 編

王 仲 舉 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1<sup>9</sup>/<sub>4</sub> 印張·198 千字

1980 年 12 月第 1 版 198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4,000 冊

統一書號: 10018·441 定價: 1.30 元

## 《西崑酬唱集注》前言

《西崑酬唱集》二卷，宋楊億編集，是楊億、劉筠、錢惟演等十七人的唱和詩集。

集中共收詩二百五十首，其中楊億、劉筠、錢惟演三人的詩就佔了全集的五分之四以上，即二百零二首；其餘十四人的詩，從一首到七首，一共是四十八首，佔全集的五分之一不足。

這部唱和詩集開始於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一〇〇五年）的秋天，結束於大中祥符元年（公元一〇〇八年）的秋天，前後剛有三年時間。景德二年九月，宋真宗命王欽若、楊億等人，開始編纂一部一千卷的巨著，先擬名叫《歷代君臣事跡》，後來這部書到大中祥符六年（公元一〇一三年）編纂完成，定名《冊府元龜》。參加這部書編纂工作的人，都集聚在祕閣裏。祕閣是帝王藏書的地方，在《山海經》的《西山經》裏，說崑崙山之西，有一座山叫玉山，是西王母居住的地方。《穆天子傳》裏說「天子升于崑崙之丘，至于羣玉之山，先王之所謂冊府。」冊府就是指藏書的地方，於是宋代的藏書處祕閣，也就採用這個典故，稱它為西方崑崙山的玉山、冊府，所以在祕閣編出來的《歷代君臣事跡》，後來定名為《冊府元龜》，在祕閣裏參加編纂工作時的唱和詩集，稱之為《西崑酬唱集》。

參加唱和的十七人，並不是人人都參加祕閣的編纂工作的，像張詠、舒雅，都不經常在東京，丁謂、錢惟濟也沒有參加祕閣的編書工作，只是因爲和楊、劉等人有詩歌往還唱和，所以他們的作品，也被收入在這本唱和集裏了。

參加唱和的十七人，大都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上層人物，其中很多人，都是所謂文學侍從之臣。有些人後來地位還爬得很高，如丁謂，做到宰相，封晉國公，錢惟演做到了樞密使。由於他們大都在當時是文學侍從之臣，能够接近皇帝，因此他們對當時的政治動向，較一般地主階級要清楚。對帝王的私生活——這在當時是嚴禁洩密的，也略有所聞。這些內容，在他們的平日作品裏，都有所反映。譬如集內的《宣曲》詩，就是最好的例子。《宣曲》詩是講到宋真宗私生活這方面的。江休復《嘉祐雜志》裏說：「上在南衙，宋真宗未卽帝位前，任開封府尹時。嘗召散樂伶丁香，晝承恩倖。楊、劉在禁林，作《宣曲》詩，王欽若密奏，以爲寓諷，遂著令誡僻文字。」《續資治通鑑長編》也說：「大中祥符二年（公元一〇〇二年）春正月己巳，御史中丞王嗣宗言：『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祕閣校理劉筠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事涉浮靡。』乃下詔風勵學者，自今有屬詞浮靡，不遵典式者，當加嚴譴。」可見這部《西崑酬唱集》一編成流布，就被楊億的政敵們作爲最好的告御狀材料，把它告到宋真宗那兒去，罪名是洩漏掖庭春光，由此而給予警告的處分。但事情也很奇怪，本來像《西崑酬唱集》這一類的唱和詩集，往往自生自滅，是不容易受人注意的文學作品項目，由

於得到「屬詞浮靡，不遵典式」的警告，反而抬高了這部詩集的身價，反而使人注意它起來。

在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一〇〇四年），遼兵大舉南下，簽署樞密院事陳堯叟建議避往西蜀，參知政事王欽若建議逃向金陵，宰相寇準主張抵抗，並請真宗親統大軍去澶淵前綫。遼大軍南下後，其前鋒大將撻覽中流矢死，遼朝看到南進受阻，攻宋一時未易得手，就放棄索取關南土地的要求，轉而與宋議和，並想藉此勒索大量歲幣。宋遼和議成立，逃跑派以王欽若爲首，轉而在宋真宗前攻擊寇準等主戰派請皇帝至澶淵前綫是「孤注一擲」，宋遼澶淵的議和是「城下之盟」，並進說真宗用神道設教，偽造天書，行封禪泰山，祀汾陰后土等典禮，來欺騙人民，提高皇室威望，鞏固封建統治。這一部詩集的結集，正是在大中祥符元年的秋天。這一年的開春，宋真宗正聽從了王欽若等的進言，偽造了一幅黃帛天書，挂在宮城的左承天門上。同年的冬天，宋真宗還親去泰山，舉行封禪大典。接着而來的是在首都和各地大興土木，趕造許多宮觀，來求神仙，求子嗣。這種祠神求仙的歪風，早在景德末年就開始刮起來了，作爲帝王文學侍從之臣的楊億、劉筠等，是不會不覺察到這一點的。所以他們在這部《西崑酬唱集》裏，象在《漢武》、《明皇》、《南朝》等詩篇中，曾借古諷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不同意宋真宗這種求仙祀神，大興土木的作法。這些詩篇，在當時統治階級文壇上，不能不說是具有一定史料價值的作品。

從整部《西崑酬唱集》的內容來講，其詩篇題目如《別墅》、《夜讌》、《直夜》、《屬疾》、《霜

月》、《清風》、《鶴》、《螢》、《燈夕寄內翰號略公》、《戊申年七夕》之類，大都反映了這些文學侍從之臣的流連光景腐朽空虛生活，是內容不十分健康的作品。

這參加《西崑酬唱集》的十七個人，其政治觀點也是分歧很大的。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第一個問題就是上面講到的對宋真宗祀神求仙、大興土木這些問題上。楊億替宋真宗草東封詔，原文有「不求神仙，不爲奢侈」等語，宋真宗看了詔文章稿，就把這兩句很重要的話刪去了。可見楊億是不贊成東封的，更不贊成大興土木趕造無益於用的這些奢侈措施的。而丁謂等人却相反，他們拚命用這些來迎合真宗，以圖取得高位厚祿。當時丁謂是權三司使，掌握國家財政大權，宋真宗想去封禪泰山，必然帶率千乘萬騎，一路州縣供應，費用必定很大。真宗爲此詢問丁謂財政方面能否有辦法，丁謂的答覆是：「大計有餘。」這樣，真宗封禪泰山的事就定下來了。單就這一樁事情來講，給國家浪費無限財富，給人民帶來沉重負擔。後來宋真宗又大興土木，趕造宮觀來祀神求仙，這些宮觀的營造工程，也都是丁謂等人攬掇而成的。如趕造玉清昭應宮，「料功須二十五年，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七年乃成。」丁謂還教唆皇帝，如果大臣出來反對，只要暗示他是爲了求皇子——因爲仁宗是大中祥符三年（公元一〇一〇年）才生出來，這時真宗還沒有生兒子，帝位後繼無人。大臣聽了這個暗示，自然噤聲不敢講話了。丁謂等就是這樣迎合帝王意旨，幹盡壞事。所以當時張詠上疏宋真宗，有「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

誑惑陛下。乞斬丁謂頭以謝天下」的話，從實際情況來講，這些話並不算是過激。

在第二個問題上，即對册立劉妃爲皇后和後來真宗病重時決定皇帝死後由劉后以皇太后垂簾聽政這個問題上，兩派的分歧也很大。宋真宗很早就想立劉氏爲皇后，被宰相李迪等反對作罷。到了大中祥符五年（公元一〇一二年）十二月，決定册立劉氏爲皇后，命楊億草制文，億不奉詔。《續資治通鑑長編》載此事云：「及儀册皇后，上欲得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謂曰：『大年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後來真宗病危，楊億還因爲替宰相寇準草擬章奏，請皇太子監國，因而引起劉后的不滿，所以寇準遠貶，而楊億不久也憂病以死。可是丁謂却因擁立劉后，得參知政事，後來遂爲宰相。錢惟演也依附丁謂，並以妹嫁與劉后之兄劉美，真宗死，劉后以皇太后聽政，惟演亦由樞密副使昇爲樞密使，後來官至節鎮。由此可見，在上面講到的一些問題上，這十七個唱和詩人，並不是一派，操守各有不同，有的表現較好，有的表現極爲惡劣，應該有所區別。誠然，楊億、張詠諸人，也一樣是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上，企圖這個封建皇朝長治久安地永遠統治下去。

《西崑酬唱集》唱和詩人，因爲標榜學習李商隱，因此形成了西崑詩派。這個詩派的詩篇，主要在近體詩方面，表現爲音節鏗鏘，組織華麗，但由於雕采太甚，失之浮艷。還因爲太注重摹擬李商隱了，因此吳枋《宜齋野乘》載「葛常之《丹陽集》云：『小說載優人有以李義



山服藍縷之衣而出，或問曰：「先輩之衣何在？」曰：「爲館中諸學士掃將去矣。」人以爲笑。」宋仁宗時，歐陽修、梅堯臣等出，宋代詩體又是一變，這個西崑詩派就衰落不振了。到了清初，虞山馮舒、馮班愛好李商隱詩，又開始注意到楊、劉等這個西崑流派，並加以提倡。

《西崑酬唱集》，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著錄北宋寶元二年（公元一〇三九年）刊本兩部，元本二部，可惜今天都無法見到。明嘉靖玩珠堂刊本，即涵芬樓收入《四部叢刊》的這個底本，雖然明顯的錯字很多，但比起清代的刻本來，優點也很多。清初徐乾學得《西崑酬唱集》於毛奇齡處，加以刊行，因爲刊刻不精，所以不肯大量摹印流傳。康熙戊子（公元一七〇八年），蘇州朱俊升又加以摹刊，清《四庫全書》即據朱本收入。其後又有壹是堂本、留香室本、浦城叢書本、粵雅堂叢書本、邵武徐氏叢書本。清代諸本，大抵以朱俊升本爲祖本，所有刊本，實際都從這個祖本轉刻，並非有其他異本。

《西崑酬唱集》，向無注釋。在抗日戰爭前，曾聞浙江平湖葛氏書庫中有一部《西崑酬唱集注》。未及往看，而抗戰開始，葛氏藏書，旋燬於火，大概這部《西崑酬唱集注》，不是被燒燬，便已散失。建國初，居青島，聽說青島有位鄭爰居先生，也注了《西崑酬唱集》，友人黃公渚先生告我，并擬介紹我與鄭老先生一見，可惜我當時教學工作忙，未及去拜訪他，不久，這位鄭老先生就逝世了。最近聽到周紹良先生講，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人民文學出版社曾接到一部注釋《西崑酬唱集》的稿子，是四川的一位向先生所注。文化大革命開始，出

出版社怕把原稿丟失，就把這部稿子退回給向先生。這位向先生雖是四川人，却一直寓居在上海，聽說人也不在了，不知他的稿子現在流落何所。可見注《西崑酬唱集》，我所知道的，已有三家。有些都還與我同時，同住一地，可惜我都没有機緣讀到它，現在想起來，很有遺憾。

我注這部《西崑酬唱集》的動機和經過是這樣的。年青在學校讀書的時候，聽課之餘，接觸我國古典文學，也喜歡李商隱、溫庭筠這一流派的詩。要學他們的詩，首先要多記典故，山陰任葦叔先生教導我揀擇一部使用典故多而卷數却又較少的集子來加以注釋，因此我就選中了這部二卷本的《西崑酬唱集》來加以箋注。可是那時候年紀輕，閱歷淺，對集中牽涉到的歷史事實和作詩本意，都無法領會瞭解，因此失之膚淺，是在所難免的。這部《西崑酬唱集》寫成後，藏之行篋中已有四十多年之久。最近幾年，臥病家居，開啟舊篋，於蠹蟬中又見到這部舊稿，就拿出來加以整理補充。注釋的典故，本來規定一見以後，就不復再次加注。可是後來看我這書的朋友們，認爲一般看集中作品，往往並不是從頭看到尾的，而是選擇集中喜歡的一些詩題，加以翻閱。這樣，往往翻閱的詩句下，不少典故，因前已注箋，就很少注釋，倘再翻閱全書，查閱典故，又深感不便。爲此，做李善注《文選》例，對每一詩題之下的有些典故，不憚二次三次注出，以補救這方面的缺憾。在整理補充過程中，自己覺得對楊億、劉筠諸人的作詩本意，在某些方面領悟較以前年青時代略有提高。

爰據舊稿，重爲寫定。

由於本人基礎差，看書少，近年又因健康情況不好，學殖荒蕪，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分析批判方法，也學習得極不夠。因此這一部書在注釋中，無論是觀點上，材料上，錯誤一定很多，希望批評指正。

本書舊稿，在解放前，曾請汪旭初先生、朱季海先生、蔣雲從先生審定過，並指出了許多缺點，加以修訂。在文化大革命後，此書定稿之際，並感謝鄧恭三先生、啟元白先生、周振甫先生、程毅中先生、傅璇琮先生、楊牧之先生的審閱，提出許多寶貴意見。因爲我對北宋的歷史，非常生疏，有些故事制度方面，不免疏忽。更感謝鄧恭三先生逐條指出，幫助我減少了許多錯誤。我在這裏向諸先生致以誠摯的謝意。

一九七八年三月，王仲犛寫定於濟南山東大學南園之惜華山館。

# 西崑酬唱集序

予景德中，忝佐修書之任，麟臺故事：景德二年九月，命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王欽若、右司諫知制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迹》。欽若等奏請以太僕少卿直祕閣錢惟演、都官郎中直祕閣龍圖待制杜鎬、駕部員外郎直祕閣刁衍、戶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維、右正言祕閣校理龍圖待制咸綸、太常博士直史館王希逸、祕書丞直史館陳彭年、姜嶼、太子右贊善大夫宋貽序、著作佐郎直史館陳越同編修。初命欽若、億等編修，俄又取祕書丞陳從易、祕閣校理劉筠。及希逸卒，昭序貶官，又取直史館查道、太常博士王曙，後復取直集賢院夏竦。又命職方員外郎孫奭撰音義。凡九年，大中祥符六年，成一千卷上之，又目錄、音義各十卷。久之，賜名《冊府元龜》。《宋史·楊億傳》：「會修《冊府元龜》，億與王欽若同總其事。其序次體制，皆億所定。羣寮分撰篇序，詔經億覈定方用之。」《續資治通鑑長編》：「真宗景德二年九月丁卯，令資政殿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迹》。欽若請以直祕閣錢惟演等十人同編修。編修官非內殿起居，當赴常參者，免之。非帶職不當給俸者，特給之。其供帳飲饌，皆異於常等。」得接羣公之遊。時今紫微錢君希聖希聖，錢惟演字。楊億爲此集序，在大中祥符元年秋，時錢惟演爲知制誥。知制誥，本中書舍人之職，唐開元初，曾改中書省曰紫微省，中書令曰紫微令，大曆間復舊。又中書省多植紫薇花，是以白居易有「紫薇花對紫薇郎」之句，故億稱惟演知制誥爲紫微也。祕閣劉君子儀，子儀，劉筠字，時爲祕閣校理。《續資治通鑑長編》：「真宗景德四年八月甲辰，詔修君臣事迹官著作佐郎直史館陳越、大理評事祕閣劉筠，月增給錢五千。以修書服勤，而俸入比同僚尤薄故也。」並負懿文，白居易《裴度中書舍人制》：「茂學懿文，潤色訓誥。」尤精雅道，《南史·王儉傳》論：「仲實雅道自

居。雕章麗句，《晉書·樂志》：「愛玩在乎雕章。」《文心雕龍·麗辭》：「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膾炙人口。《孟子》：「膾炙與羊棗孰美。」林嵩《周朴集序》：「一篇一詠，膾炙人口。」予得以游其牆藩而咨其模楷。《揚雄甘泉賦》：「雷鬱律於巖竇兮，電恢忽於牆藩。」《後漢書·李膺傳》：「天下模楷李元禮。」《二君成人之美·論語》：「君子成人之美。」不我遐棄，《詩·周南·汝墳》：「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博約誘掖，陸機《文賦》：「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詩·陳風·衡門序》：「衡門，刺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以誘掖其君也。」詩疏：「誘謂前導之，掖謂在傍扶之。」真之同聲。《易·乾·文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因以歷覽遺編，揚雄《解難》：「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陶潛詩：「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舊唐書·章懷太子傳》：「聽覽餘暇，專精文典。往聖遺編，咸窺盡奧。」研味前作，梁武帝《答劉之遴詔》：「昔在弱年，乃經研味。」樂朋龜《唐僖宗冊文》：「沉吟往事，追想前作。」挹其芳潤，陸機《文賦》：「漱六藝之芳潤。」發於希慕，《三國志·吳志·甘寧傳》：「奚以希慕古人乎。」更迭唱和，左思《吳都賦》：「與夫唱和之隆響。」互相切劘。劉禹錫《砥石賦》：「切劘下上，真實焯見。」而予以固陋之姿，司馬相如《上林賦》：「鄙人固陋，不知忌諱。」參酬繼之末，人蘭遊霧，《家語·六本》：「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莊子·大宗師》：「孰能登山遊霧，桃桃無極。」雖獲益以居多，觀海學山，《孟子》：「觀於海者難為水。」《揚子法言》：「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不至於山。」欲知量而中止。《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既恨其不至，《禮記·檀弓》：「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又犯乎不韙，《左氏傳·隱公十一年》：「犯五不韙而以伐人。」雖榮於託驥，《三國志·魏志·公孫淵傳》注引《魏書》：「並以驚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按託驥實為附驥之意。《史記·伯夷列傳》：「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亦愧乎續貂，《晉書·趙王倫傳》：「貂不足，狗尾續。」間然於茲，《論語》：「禹，吾無間然矣。」顏厚而已。《詩·小雅·節南山之什·巧言》：「顏之厚矣。」

《偽古文尚書·五子之歌》：「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

凡五七言律詩二百五十章，按《西崑酬唱集》上卷收詩一百二十三首，下卷收詩一百二十七首，都凡二百五十首。《四庫全書總目》謂：「上卷凡一百二十三首，下卷凡一百二十五首，而億序稱二百有五十首，不知何時佚二首也。」蓋計數偶誤，不可爲據。其屬而和者，計十有五人。按億自歎，故序推錢、劉爲主，而自列於屬和之十五人數中，其實億固騷壇盟主也。

又按《西崑酬唱集》上下兩卷，都凡詩二百五十首，其中楊億詩七十五首，劉筠詩七十三首，錢惟演詩五十四首，李宗諤詩七首，陳越詩一首，李維詩三首，劉鷗詩五首，丁謂詩五首，刁衍詩二首，任隨詩三首，張詠詩二首，錢惟濟詩二首，舒雅詩三首，晁迥詩二首，崔遵度詩一首，薛映詩六首，劉秉詩六首。析爲二卷，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曰《西崑酬唱集》云爾。《山海經·西山經》：「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

郭璞注：「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穆天子傳》謂之羣玉之山，見其山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穆天子傳》：「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又云：「癸巳，至于羣玉之山，容□氏之所守，曰羣玉田山，□知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郭璞注：「卽山海經云羣玉山，西王母所居者。言往古帝王以爲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按楊億等奉詔在祕閣修歷代君臣事跡，祕閣是帝王藏書冊之府，有似西北崑崙之玉山策府，故名其唱和之集曰《西崑酬唱集》，而後亦定名所修歷代君臣事跡爲《冊府元龜》云。宋李長民《廣汴都賦》：「至若祕書之建，典籍是藏。法西崑之玉府，萃東壁之靈光。」亦指祕閣爲西崑玉府也。《宋會要輯稿》職官十八：「太平興國二年，始建崇文院，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皆總爲崇文院。及建祕閣，亦在崇文院中。」

### 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楊億述。

按《宋史·楊億傳》稱億於咸平中拜左司諫，知制誥，景德三年，爲翰林學士。大中祥符初，加兵部員外郎，戶部郎中。此結銜有戶部郎中，故序文當是億祥符初年所作。

# 西崑唱和詩人姓氏

楊億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 詩七十五首

劉筠大理寺丞祕閣校理 詩七十三首

錢惟演太僕少卿直祕閣知制誥 詩五十四首

李宗諤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 詩七首

陳越著作佐郎直史館 詩一首

李維兵部員外郎右正言直集賢院知制誥 詩三首

劉騭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 詩五首

丁謂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 詩五首

刁衍駕部員外郎直祕閣 詩二首

任隨太常寺丞直集賢院 詩三首

張詠吏部侍郎樞密直學士 詩三首

錢惟濟領恩州刺史 詩二首

舒雅職方員外郎祕閣校理監舒州靈仙觀 詩三首

西崑酬唱集注

晁迥翰林學士右司郎中右諫議大夫知制誥 詩二首

崔遵度太常寺丞直史館 詩一首

薛映右諫議大夫起居舍人直史館 詩六首

劉秉仕歷不詳 詩六首



# 西崑酬唱集注目錄

## 上卷

受詔修書述懷感事三十韻楊億一首(一)劉筠一首(八)

南朝楊億一首(四)錢惟演一首(五)劉筠一首(七)李宗諤一首(七)

禁中庭樹楊億一首(九)錢惟演一首(三)劉筠一首(三)

休沐端居有懷希聖少卿學士楊億一首(三)錢惟演一首(三)劉筠一首(四)陳越一首(三)

李維一首(三六)

再次首唱題和錢惟演一首(七)楊億一首(三)

權花劉筠一首(三)楊億一首(三)劉隲一首(三)錢惟演一首(三)

代意二首楊億二首(三)李宗諤一首(三)丁謂一首(三)刁衍一首(三)劉筠二首(三)

劉隲一首(四)

漢武楊億一首(四)劉筠一首(四)錢惟演一首(四)刁衍一首(四)任隨一首(四)劉隲一首(四)

李宗諤一首(五)